

斷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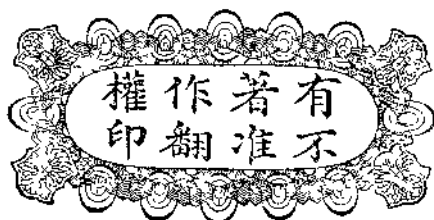
新 文 藝 叢 書

斷 橋

美 國 Wilder 著  
曾 虛 白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譯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曾虛白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外埠另加郵匯費)

新文藝書斷橋 (全一冊)  
定價銀六角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杭州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中華書局

(六二〇八)

# 斷橋

##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許是偶然……………       | 一   |
| 第二章 | 蒙德侯爵夫人與白璧德…………… | 八   |
| 第三章 | 艾斯本……………        | 五六  |
| 第四章 | 寶伯伯與唐純……………     | 一〇一 |
| 第五章 | 許是定命……………       | 一五三 |

# 斷橋

## 第一章 許是偶然

在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午晌秘魯國境裏最美麗的一條橋突然斷了，五個旅客跌死在橋下的深谷裏。這條橋是利馬跟鳩谷間的孔道，每天走過的人有好幾百。因為牠是一世紀以前殷楷斯用柳條編成的奇觀，所以到城裏來遊歷的人都要給人家領去賞鑑牠一下子。牠祇是把薄木板聯成的一條繩梯橫亘在深谷頂上，綁着些枯藤做扶手。車轎馬匹等笨重的東西，都得繞道到幾百尺下面，在木筏上渡過狹窄的急湍，可是客人們，就是利馬的總督或大僧正，都要在這條遠近聞名的聖路易瑞橋上走，不肯跟着行李到下面去。法國聖路易的神靈保護着這條橋，所以橋就用着他的名字，還在橋尾給他建一隻小土廟。

大家向來以爲這條橋是永垂不朽的東西；斷了，真是誰也想不到的。沒有一個秘魯人聽見了這個消息，不是劃着十字在暗自計算，不多時以前自己還在那上面走來，再隔不多時以後又預備要走過去哩。大家都像着了魔般的怔住了，說不出話；個個人都彷彿看見自己跌進那深谷裏去。

教堂裏舉行着重大的喪禮。被難者的屍體祇好馬馬虎虎地收了攏來，含含糊糊地給他們拆成了幾分，而利馬這個美麗的城中却引起了一陣良心的波動。女僕們偷了主人的手鐲，忙着要歸還原處；放印子錢的人們整天跟老婆吵架，辨護重利盤剝的公正。其實這種法律家警告地稱爲「上天示警」的災難，利馬人民也早已看慣的了，想不到這件事能給他們這樣深的印象。在這一帶，海嘯來了常沖去好幾個城鎮；一星期總有幾次地震，高高的樓堡倒下來壓死男男女女也是常事。

「疾病」流佈在四鄉，「老年」帶走了城中最尊敬的人。現在這條聖路易瑞橋的中斷，竟使他們驚惶到這樣地步，的確是異常的現象。

雖然大家的印象很深，可祇有一個人真正爲了這件事忙了起來，這個人就是教友裘宜伯。這次災難中聯帶着的幾件事都有些異乎尋常，仔細看來，彷彿是冥冥中自有定命，而這時候這位北意大利的紅髮法倫西斯會友剛到秘魯來勸化印第安人，碰巧給他親眼看見了這次災難。

出事這個午晌十分熱，教友裘宜伯繞過了一個山腰，剛站在那裏抹着頭上的汗，抬頭望着天半戴雪羣峯列成的屏障，低頭看着底下的深谷，塞滿了婆娑綠樹，翱翔着碧羽飛禽，中間橫亘着這一條柳編的繩梯。他心裏充滿了喜悅；感到萬事都十分順利。他已經開放了幾處荒廢的禮拜堂，在早彌撒時已有印第安人魚貫着進來，在神蹟顯現的時候，

他們也發出呻吟的聲音，彷彿內心如搗。這時候，也許他受到面前白雪中清氣的影響，也許他想起了一首古詩，叫他舉目望着那給助力的羣山；他心預感到無限的寧靜。目光又接到那條橋時，空中突然充滿了一種細裂的聲音，彷彿一間空屋中放着一隻樂器，那上面的絃線在一根根細斷的樣子，立刻看見那條橋斷了，扔下五個揮舞的小螞蟻到底下深谷中去。

在別人也許就要暗自慶幸地說：『再遲五分鐘就有我！……』可是教友裘宜伯却有他的念頭，他想：『爲什麼不先不後的輪到這五個人？』若說這個宇宙中的確都預有計劃的，若說人類的生活的確都先有着模子的，那麼，這種計劃和模子一定可以在這幾個生命突然給中斷者的生活中神秘地發現出來。到底我們的生和死都是偶然的呢，還都是預有計劃的呢？這一次，教友裘宜伯決心要去調查這懸空掉下來



的五人的秘密生活，借此推測他們突然死去的理由了。

※

※

※

※

※

教友裘宜伯覺得現時代已到了把神學來代替科學的時期了，他早就想做這一番工作。可是他缺乏的是一間試驗室。若說試驗品，呀，這可多得；他的教民中遭罹災厄的要多少有多少，——有的給蜘蛛咬了；有的肺部損傷了；有的房子給燒了；有的子女遭了意外，完全動搖了他們的信心。可是把這些人類的苦厄來做科學的試驗都不甚適用的。這裏面都缺乏一種哲人們所謂的「正軌之制裁。」也許災厄之來，完全因為了本人的錯失，因此就含着些或然率的成分。唯獨這聖路易瑞橋的中斷却完全是一種「神的舉動。」這纔是一個完善的試驗室。在這兒我們可以找到他最純粹的意旨。

除了裘宜伯以外，你我一般人都要以爲這種計劃純粹是一種懷

疑主義的結果。正彷彿那些狂妄的靈魂，想要走到天國中去，祇須造起巴貝爾塔就可以攀登了似的。可是我們這位法倫西斯會友却以爲這次試驗決沒有一些兒懷疑的成分。他早就知道了試驗的結果。他現在祇想找尋證明，或以歷史，或以數術，給他的皈依者看——這些可憐而執拗的皈依者，再也不容易教他們相信生命中的苦痛是爲了他們的福祉纔放進去的。他們總是要求着理由充分的證明；懷疑永遠要從人類胸臆中滋長出來，就是宗教裁判精明得可以在你眼睛裏看到你心底裏的種種思想也沒有什麼用。

裘宜伯應用這種方法，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在他長途跋涉時，從（這個教區走到那個教區，匆匆忙忙把道袍捲過了雙膝）他總在夢想着做種種試驗，給人類證明神的大道；舉一個例吧，他曾經把各處求雨的祈禱和所得的結果做成一個完整的紀錄。他常常站在一個小禮拜

堂的階沿上，他的教民跪在他前面日炙的街心裏。他常常向天伸開了雙臂，行着精美的祝典。偶然有幾次，他感到靈感附到身上，眼見小塊的雲朵在天半聚攏來。可是許多次却是一星期接着一星期……然而這去想牠幹什麼？他祇想叫人家相信這雨旱早就是聰明地分配好的呀。

所以在這斷橋的一瞬間，他就打定了主意。他整整忙了六個年頭，在利馬打着一家家的門，問着無數的問句，寫滿了好幾本抄簿，祇想證明這五個遭難者的生活都是完整的整個。別人以為他是在給這次災難籌備着一種紀念，所以個個人誤會，可是個個人願意竭誠相助。也有幾個人竟知道他工作的主旨，而在高位者中，他還得了幾個贊助者。

他努力的結果做成一部鉅大的書籍，這個，我們看下去可以知道，於某一個美麗的春朝，在市場上當衆焚毀了。然而另外還有一本秘密本，隔了許多年之後，未經多少人注意，竟送進了聖馬丁大學的藏書樓。

中去了。牠至今還放在一隻灰塵堆積的書架上，夾着兩塊木板。書裏面輪着研究這遭難的幾個人，歷舉着千百種零星事實，逸事和證據，結之以一篇發皇的論文，說明怎麼樣上帝必須選定這一日叫這一人受這種命運。纔真是表現他的智慧。然而，裘宜伯雖這樣的努力，他始終沒有瞭解瑪利亞夫人生活中的中心情緒；沒有瞭解寶伯，更沒有瞭解艾斯本。現在我，知道的既然比他多，難道也找不到這泉源的泉源嗎？

有的說，我們永不會知道的了，在神看來，我們祇能算是小孩子在夏天撲殺的蒼蠅，可又有人說，不對的，麻雀身上掉下來的毛，也沒有一根不是由神的手指刷下來的。

## 第二章 蒙德侯爵夫人與白璧德

蒙德侯爵夫人即瑪利亞夫人生平的事蹟，在今日西班牙，就是一

個小學生知道的也比教友裘宜伯窮年累月所發現的要多一些。這因為她死後不到一世紀，她的書翰就變成了西班牙文學中的一件寶物，而她的生活與時代跟着變成了大家研究的目標了。然而，這位法倫西斯會友錯在這頭，而給她做傳記的幾位作家又錯在那一頭；他們都想把她用種種莊嚴曼妙裝飾起來，想在她生活和人格中去找尋充滿在她書翰中的種種美點，其實，若要瞭解這一位異常的婦人，祇該把她委曲些，屏除一切美點，獨留一個。

她的父親是一個布商，在市場左近住家，搜括了利馬人的錢，可也收集了他們的怨毒。她童年很不幸；生得既醜，說話又是口吃；她母親還要借她來做一種社交的魅惑物，逼着她戴了真像羈帶般的首飾在城裏走，種種冷嘲熱諷格外增加了她的苦痛。她獨自生活着，獨自思想着。向她求婚的人倒也不少，可是她儘力奮鬬着抵抗當時的習俗，決心獨

身不嫁的了。因此同她的母親發生過多少次瘋狂般的爭吵，辯論，叫嚷，甚至把門兒關得震天價響。然而，到了她二十六歲那一年，她到底跟一位傲慢而破落的貴族訂了婚，當時利馬的大禮拜堂裏來賓中間充滿着嘲笑的声音。她照舊是獨自生活着，獨自思想着，直等到養了一個伶俐的小姑娘，纔把她崇拜偶像般的愛情牢繫在這個孩子身上。然而這位小珂蘭姑娘却像她的父親，是冷靜的，理智的。剛到八歲，她就能鎮定地糾正母親的說話，因此對她就覺得駭異而增惡起來了。從此這受驚的母親反變成了十分馴順，十分諂媚，可是總要不能自主地顯露出令人不安的照顧和令人厭倦的慈愛，叫珂蘭受着苦痛。於是照樣的發生了瘋狂般的爭吵，辯論，把門兒關得震天價響。珂蘭姑娘爲了這樣，總特意在許多求婚人中挑選了可以遠離母親住到西班牙去的一個。從此她就到西班牙去了，就是信札來往也得要六個月纔可以見到覆信。這

樣的遠別，按照秘魯習慣，分別時教會中還有一種隆重的儀式哩。當船隻祝過了福之後開出去，船跟岸的距離越隔越遠，兩面的人都跪着高唱聖詩，在廣大的空間聽去，沒有一次不是聲柔力怯似的。開出去的阿蘭倒保持着十分鎮定的樣子，祇留下她的母親站在海邊呆瞪着這隻光彩奪目的船，手兒一忽兒按着心，一忽兒掩着嘴。漸漸地覺得寧靜的太平洋變得模糊恍惚了，珠光般的大片雲采永遠寂然懸掛在上面。

這位侯爵夫人獨留在利馬，她的生活逐漸深入到內在去了。慢慢地她不復注意到自己的服裝，正像一般孤寂的人一樣，會一個人自言自語起來了。她整個兒的存在全都儲藏在內心燃燒的中央。到了這種地步，她會跟女兒做着無盡期的對話，調解無從，於是永遠重溫着悔恨與寬宥的悲劇。在街上，你常會遇見這個老婦人，紅色的假髮髻斜掛在一隻耳朵邊，左頰染着癩垢的斑痕，右頰却又抹上些胭脂。她的下顎向

不會乾的；她的嘴唇向不會靜止的。利馬本來是一個怪物最多的地方，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地方，當她驅車過市，或走上禮拜堂階沿的時候，也會變成笑話的一個目標。人家當她永遠是沉醉着。攻擊她的，什麼壞話多說過，還有許多人呈請官廳要把她鎖起來。宗教裁判也把她申斥過三次。要是她的女婿不是在西班牙佔一些勢力，要是她自己在總督衙門裏沒有幾個朋友，寬宥她的怪癖，尊重她的博學，或許她給人家活活燒死也是一件可能的事情。然而，這母女二人間的感情，爲了金錢問題，越見得一天惡劣一天了。珂蘭姑娘已是位公爵夫人，她常常接到母親寄去大批的金錢和不斷的禮物，不多時已成了西班牙朝廷中出類拔萃的聰明貴婦人了。這時候，就是傾全秘魯的財富送給她，其實也不够保持她理想中的奢華豪邁。最奇怪的，她的這種奢侈却是從一種美德中發生出來的；因爲她眼光中，把一切朋友，僕役，和都會中種種值得注



意的人物都當做兒女一般的看待。老實說，彷彿全世界中祇有一個人沾不到她普遍的甘霖。她的保護人中，有地圖專家特勒西斯（他的新世界地圖就獻給蒙德侯爵夫人，稱她是一本城的光榮，西方的旭日）宣讀時利馬朝臣歡呼雷動；還有科學家阿柴習斯，他那水壓律的論文曾經宗教裁判視為刺激太甚而禁止過。在十年中間，這位公爵夫人差不多一手總攬着西班牙的一切藝術和科學；若說這個時期不能產生不朽的傑作，這不是她應該負責的了。

阿蘭夫人走了四年之後，瑪利亞夫人得到她的准許到歐洲去過一次。在沒有見面的以前，雙方都打定主義，都願極度的自制；女兒這方決心忍耐，母親那方決心不做露骨的表现。可是雙方都失敗了。彼此互相給對方苦吃，一忽兒自責，一忽兒又熱情爆發，這樣的週而復始，兩個人都覺得要發瘋了。最後一天，瑪利亞夫人不等天亮就偷偷兒起身，祇